

梅赐琪： 我对教育本质的理解，就是注视和反馈

尹菱 范爱红

【采访手记】

每到开学季，大学校长、学院院长迎新大会的讲话便成为朋友圈热议的焦点。真诚的表达总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热捧。从2021年开始，清华大学梅赐琪在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的发言便备受瞩目。

梅赐琪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方向的长聘副教授，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的主任，现任新雅书院的院长。

成立于2014年的新雅书院以“古今贯通、中西融汇、文理渗透”为宗旨，以“欲求超胜，必先会通”为导向，以“渊博雅正、器识为先、追求卓越、传承创新”为办院理念，推行“以通识教育为基础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”的本科教育模式。该书院以“文理相长、通专融合、专业自由、五育并举、住宿书院”为办学特色，以“高挑战度、小班授课、经典阅读、深度学习、学科交叉、充分研讨”为教学风格，通过构建特色书院制的课内和课外培养体系，培养志向远大、文理兼修、能力突出、开拓创新的精英人才。

说起书院教育，可追溯到唐代的丽正书院，被学术界公认为有记载历史的第一家官办书院，但是书院教育的萌芽却可以推展到孔子时期的杏坛讲学。书院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学为主，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教学方法，耕读并重，师生感情深厚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担当新雅书院的院长对于梅赐琪来说，既有挑战，也顺理成章。梅赐琪除了学术智识比较宽博之外，个人作息十分规律，每周保持至少两次跑步5公里的习惯。他认为，这个习惯不仅锻炼身体，而且也提升精气神，育体育人育心；他也十分享受教师这个角色，给与学生极大的关注与激励，同时，也十分懂得退让成全的育人艺术。目前，新雅书院的“学术浪漫系列”“从游计划”以及“友朋同行”等特色活动都是中国书院教育在当下的活化与践行。

梅赐琪，1995年本科就读于经济管理学院，1999年硕士研究生就读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。美国马里兰州大学政治学博士。现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。



Q 清华大学先后成立了几个书院，您认为书院教育的推行需要教师在哪些层面做出更大的调整？

梅赐琪 邱勇老师经常讲，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第一责任，我觉得书院制大大推进了这个责任的落实。王希勤校长在提到书院教育时也有一句话特别劲道，他说，书院教育是对大学教育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的一次反思。在书院里，老师把大量的工作重心放到全过程的育人环节中。我来新雅之前，也有过犹豫，但是在喜欢学生这一点上，我和新雅、和书院的理念是非常契合的。

老师多花时间和学生在一起，给学生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大的。很多老师都注意到，几个书院的

学生学习表现好，书院的学生更加自信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，在教学过程中有人注视他，有人给他反馈。我在新雅总跟学生讲一句话，你们在新雅学习四年下来，有一件事应该做得到，就是不怕老师，敢于和老师有平等的交流，更加自信地和老师去交流和请教。清华有一个传统叫“从游”，现在我们不光是大鱼先导小鱼的从游，还有大鱼和小鱼一起伴游，而且等学生慢慢成长起来之后，小鱼也可以领游，大鱼在后面看着。“看着”也很重要：一方面，鼓励他们，说“你去游”；另外一方面，他游两下，回头看你一眼，发现有个老师看着自己，他就很放心，就会游得越来越快。老师的终极目的是让学生不再回头看，看着他们越游越远。我对教育本质的理解，就是注视和反馈。

教育不是老师教给学生什么，应该说，所有的教育都是学生自己学会的，大学更是如此。大学老师的角色更像是激励师。我自己的一个体会，学生按照老师指引的方向在课下看到的书、读过的文章会比上课的东西更实用。当然上课是一切的起点，老师就是要在课堂里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认真地参与老师设计的环节，让他们很自觉、很喜悦地去扩大探

索领域。怀德海在《教育的目的》中讲学术的浪漫，学术的过程就是先浪漫再精确再综合。老师要让学生觉得学术其实很浪漫，激发他们自己探索的愿望。

Q 今年是您第二次以新雅书院院长的身份在新雅开学典礼上发言，去年的主题是“迎接挑战，在琳琅满目中做出选择”，今年的主题是“别让过去的成功定义你的未来”。请问您是如何设想每一次演讲的主题内容和讲述角度的？

梅赐琪 我记得我们公共管理学院一位前任院长就曾经开玩笑说，当院长最难的事就是每年写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致辞。这事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，别人也帮不了。打动别人的讲话通常是先打动了自己。到了新雅之后，我与学生的聊天超越了专业的范围，经常在和学生日常聊天间隙，发现学生们真的会不断地触发你关注新的问题。直接的回应问题，给我带来不少启发。

“迎接挑战，在琳琅满目中作出选择”是去年的主题。去年7月份我正好去广东省的一个高中参加暑期学校。同行的一个大二同学的一番话激发了我的思考。我问她是否觉得大学生活比高中好，她的回答出乎意料。她说，

梅老师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发现在高中的生活更幸福，选择少反而目标很明确，觉得很有斗志，上了大学反而觉得有些迷茫。这个事对我非常有触动。后来迎新的时候，我就在紫荆门口，看到每一个孩子拎着两个大箱子从外边走过来，当时家长还不能进校，都在紫荆门口围得水泄不通，我心想，“你们可能不知道，马上就要进入到学姐说的迷茫的状态了”。后来，我就想在讲话中确定这个方向，一定要告诉同学们，你肯定要面临很多选择，怎么办？一方面是要敢去选，另一方面是也要敢于承受选择的代价。我当时也讲到，生活中总得有一个支点，要不你知道答案，要不你就要有非常明确的理想信念。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做选择，我们就靠理想信念作为支点。

今年题目是“别让过去的成功定义你的未来”。入学季那段时间看到了很多励志故事都喜欢讲，某某某经过奋斗，考入了理想的大学，实现了个人理想。我其实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点担忧——如果个人理想已经实现了，大多数人就很容易满足。考上清华真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吗？我认为，同学们相对年轻，人生的画卷尚未展开，用考上清华来定义自己显得为时太早。大学生活不是中学生活的自然的延



2022年11月11日，新雅书院在南十北地下B226报告厅举办“新生导引课”汇报交流暨从游计划“南十北·会饮”活动



2023年清华大学新雅学院开学典礼



梅赐琪在新雅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话

长线，而是一个新的起点。在新的起点上，要有新的尝试，在复杂的成长历程面前要有长线思维，同时还要学会与人合作相处。

Q 您刚才也提到新生要面对很多不确定的抉择，现在学生有一个特点，一个是不敢试错，很难接受失败，第二，永远追求最优解，在付出与回报之间寻求最佳状态。

梅赐琪 2021年，我作为教师代表给新生讲了几句话。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候，真的是有点忐忑。其实，

我上大学的时候成绩非常普通，大学四年里，失败好像是主线，也经历过很多的迷茫，也有下雨天在球场踢球的宣泄时刻。所以一开始时，还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后来是在跑步的时候想到应该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讲出来：失败是连续的，成功是离散的。

最近，我在图书馆也做了一个与学生的交流活动，当时我特别推荐一本书《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》。同学们读了这本书，可能会把中心思想理解成要有好奇

心，要有兴趣。我觉得这个理解可能还不够。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让同学们更清楚地知道，一个新的东西被创造出来，很多时候是要靠试错来实现的。科学的发展不是线性的，甚至绝大部分科学发现都依赖于偶然事件，越大的创新，越靠偶然。就像我们开车一样，只要有路，开车没什么难的，难在哪里呢？难的是在没有路的地方。设计好的科学研究，只能在既定的轨道当中前行。但是知识不会按照你的设计线路去



梅赐琪与新雅书院的学生们座谈



梅赐琪与新雅书院的学生们交流



梅赐琪与学生一起跑步

发展，如果我们想成为大的科学家或者创新者，终究是要到旷野里去行走的。

规范性的科学越发达，越难有偶然的出现，因为你的规范把偶然都给扼杀掉了。如果不主动去试错，你可能连偶然都看不见。一个人训练越好，脑子就越僵化。所以说，对于创新而言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时代。害怕失败，是做不了创新的。

关于最优解的问题，也是类似的。一方面，人生的可能性实在是很多，每一条道路当中可能没有绝对对错，只要你愿意克服困难走下去，都有可能过得还比较自治，有意义。进一步说呢，其实人生并没有任何确定的道路来供大家选择和比较，旷野的比喻更适用，比精心选择更重要的可能是认真生活。

Q 要想大学生不怕试错，是不是教师、学校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？

梅赐琪 首先我觉得过去这些年老师、学校都挺努力的。在方向上，可能还得有更多一些信任和宽容。教师要相信学生们有可能探索出有意义的成果，不仅让学生不要怕试错，还要推动他们主动试错。在这件事情中，我觉得有一个逻辑一定要梳理清楚：容

忍多样性就意味着愿意容忍多样性当中奇怪的东西，或者说不好的东西。如果不能容忍不好的东西，你就不要指望好的东西会自然涌现。好的东西不总是人们计划之中的结果。不少人特别相信方法，认为只要找到正确方法，就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而我比较相信容忍，只有容忍思想自由去成长，才有可能产出意想不到、惊艳这个时代的结果。如何创新是教育最大的难题。创新不是老师教出来的，而是容忍出来的。我也不太支持“培养”创新精神这种说法，创新本身很可能是无法按照一定的工序“培养”出来的。

Q 尊重与宽容的师生氛围会给老师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？

梅赐琪 去年参加学校二十六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一个活动时，我分享了一个观点，就是老师要学会认怂。认怂包含着一种对平等原则和科学精神的尊重。讲台很神圣，老师应该让学生看到他的知识所带来的权威。但如果老师从讲台上跌倒了，应该也很光荣。我上课的时候也常常会被问蒙，甚至有时候是纯知识性的内容，比如我没看过学生提到的一本书，也有时候是因为学生的一个思路，给我非常大的冲击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告诉学生的是，

知识还有很多没有闭合的地方，需要你们去探索。不闭合，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。一个人的知识体系一旦闭合了，就会自以为他的体系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，他的好奇心也就消失了。更好的创新和突破的取得往往与更高浓度的好奇心有关。所以碰到被学生问倒的时候，老师不要不好意思，也不要讲“你这个问题没意思”；如果真的没意思，也要告诉他为什么没有意思。我们上课讲的东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学生都会忘记，而如果他在老师课堂上提出过一个老师没有想到的观点，他会记一辈子，甚至会吹一辈子（哈哈）。

我认为千万不要陷入到一种方法论的迷失中去。人的经验越多，他的好奇心就会逐渐的缩减，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，这是一个谁也无法逃脱的现实。这种状况可能没有方法来改善，只能靠代际来打破。年龄大开始凭经验办事，这是人类自我生存的需要。而新人没有那么多的经验，好奇心的浓度特别高，他们会有更好的取得创新和突破的可能。因此，老师的工作与园丁经常有相似之处，要让他们去生长，长得比我们更好。打个比方，假如老师将学生当作盆景，那么我们的学生可能只有我们眼中的审美价值。对于学生来说，他的生命力是无

法充分伸展的。如若学生被我们当作景观来对待，那么结果则不同。他们可以从土地中自由生长。做景观的园丁更加相信天气和环境的力量，在合适的时候因势利导。作为老师，我们要给学生多一些自由生长的空间。他们未来的样子肯定不是我的样子，最好多一些他们自己的样子。

Q 通识教育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，但是对于具体的某一个学生来说，也会带来迷惘，学海无涯而生有涯，拥有自由的同时也产生了恐惧，拥有多少通识才为好？如何找到自己知识的边界？在通识的基础上如何又找到自己深究的领域？而对于没有走入书院学习的同学，又如何专业的领域兼顾好通识的学习？

梅赐琪 现在对通识是有很多误解的。通识最初是作为专业教育的“白月光”出现的。什么叫“白月光”呢？也就是离我们很远，但是觉得又很美好的东西。很多人就觉得专业教育不好，而和专业相对的教育就叫通识教育。我认为这个概念还没有抓住通识的本质，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应该是从正面去定义。

通识是什么？我自己认为，通识不等于专业的科普，而应该是知识的知识。这意味着，通识是知识的底层逻辑。我们可以通

过跨专业的比照获得通识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也可以专业走向通识。很多巨匠的通识水平很高，他们就是从专业走向通识的典范。当一个人站在一个学科的顶峰之后，越向这个学科的深层走，他就越能找到这个学科的底层逻辑。许倬云在《问学记》之中有过类似的感慨，他说在一个学科里艰难跋涉之后，忽然探首方外，发现其他学科的为学的道理竟然与自己的学科有着些许相似之处，这个时候是一个特别大的欣慰。这些相似之处就是通识。

说通识是专业的补充，其实是对通识的一种矮化。通识不是上越多的课越好。当你开始寻找知识的知识也就是底层逻辑之后，你就不会再用单一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也就对整个知识图景有了更大的雄心和信心。在大学，不是你要把知识都学完，更不是把知识准备好了才能过未来的生活。未来的生活把你安排在哪里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通识教育，实际上可以养成一个对于知识的态度；态度养成之后，学习知识反而是一生的事情。

陶行知先生讲“生活即教育”，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。像我们做耕读，和学生一起去种菜、去农村，去游学，去画画……这些本身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去

做耕读，不是指望学生会干农活，去画画，不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画家，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让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生活，在不同的场景下与他人交往。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认识自己、认识他人，生活在别处，在集体当中生活，比农业技术本身更为重要。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，就是梁思成先生讲的“半个人”，因为只有生活过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生活。

对我们现在的学生，我特别希望大家少做一些蜻蜓点水的事情。如果参与一个实践活动，你在这过程当中没有挣扎，没有克服困难，没有长时段的思考，你就很难有真实的获得感。所以我们在大学里要创设成长环境，让学生一个低成本的状态下试错。新雅书院有个“一事计划”，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大学当中做一件事，可以是小事，也可以是大事；可以改变周边周围的生活，也可以想着去改变世界；可以是公益的，也可以是技术创新。失败了倒是没关系，重要的是认真地、在一个长时段里为一件事坚持过。

与此同时，有一件事我很坚持，就是教育不能有太多强制，强制了就和自由的目标自相矛盾了。我时常跟学生讲要延迟满足，当教育者也要延迟满足。因为你

要想让教育的事情立竿见影，肯定也有办法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如果我们想看长期的效果，就要给自己延迟满足。不要看一时的好坏，一定要有长线思维。

Q 如果请您回到大学时光，您准备如何规划自己的大学时光？在阅读方面，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？

梅赐琪 如果能够回去，还能跟当年的我讲几句话，我会说，心态可以稍微好一点，未来没那么可怕。当然，如果这样劝我自己，我当年也不会相信哈（哈哈）。因为人生只能过一次，所有的煎熬、挣扎都没有办法避免，人生就是这么一条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路。如果真要说什么遗憾，就是当年的自己有很多浅尝辄止的情况。其实，生活的浓度可以再高一些，所谓浓度高，就是可以更认真一点，更扎实一点。我大四有一段经历特别难忘，就是每天去图书馆看半天书，而且跟专业没有关系，坚持了有半年。每天早上八点就在逸夫馆西区一张挨着天井的桌子上看书，读各种偶然碰到的书。如果看到书中哪个事或者哪个观点挺好，就抄下来，一个学期抄了一整本儿。现在回想的话，这个习惯应该更早就开始，也应该保持更久一些。因为读书是一件不会错的事情。📖